

疾病、瀆神與三位一體

——解讀佩索阿—卡埃羅的《守羊人》第八首

閔雪飛

[提 要] 佩索阿一生中創造了兩個具有統合特徵的“主義”——異名與異教。本文從三個層面展開對異名主義與異教主義的分析：一、因為個體“疾病”與集體“疾病”的相似性，作家個體層面的異名譜系與社會與集體層面的異教主義具有了同構關係。二、無論對於異名譜系或異教主義，卡埃羅都是核心。詩作《守羊人》中體現了回到自然、絕對客觀與瀆神精神，構成了“異教重建”的基礎。三、展開對《守羊人》第八首的解讀，論證佩索阿—卡埃羅以何種方式建構了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完成了“異教重建”，為社會“健康”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關鍵詞] 異名 異教 瀆神 絕對客觀

[中圖分類號] I1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65-09

一、異名、異教與疾病

“疾病”(doença)這個詞貫穿了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生活與創作，或者說，佩索阿的全部作品都表現為致力於解決個體與社會的“健康”問題。從個體的角度，他創造了一個豐富而複雜的異名譜系；在集體與社會的層面，他試圖開啟“新異教運動”(Movimento Neopagão Português)，希望以此取代已然墮落的文明形態。

“異名”的誕生，某種程度上是佩索阿對自身的精神狀態的反應。在寫給阿多夫·卡薩伊斯·蒙特羅(Adolfo Casais Monteiro, 1908~1972)^①的信中，佩索阿從心理疾病的角度解釋了異名的由來：“我異名的精神來源在於我器質性的持續的人格解體與隱藏傾向。這些現象構成了我的精神，對於我與對於其他人，都是很好的：我的意思是，它們並沒有顯現在向外的、與其他人形成接觸的實際生活中；它們向內爆炸，我獨自活成了諸多我。如果我是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會導致情緒崩潰或類似的狀況，阿爾瓦羅·德·岡波斯(最為歇斯底里的我)的每一首詩，對於與人共處，都是一種危險。但是我是一個男人，對於男人，歇斯底里主要表現為精神方面，這樣，一切都終結於詩歌與沉默。”^②

因為無法外化的歇斯底里，佩索阿選擇了詩歌寫作；因為內心強烈的分裂沖動，佩索阿將自身變成了一個龐大而持續的“劇院”，確認劇作家才是自己的真實身份：“在詩人、理論家與其他身份

的那些並非心甘情願的面具背後，我本質上是一個劇作家。我天性上的人格解體現象自然地導致了這一界定。在我之前的信里，為了給異名的存在作出解釋，我曾提到過這一點。”^③在 1928 年發表於《在場》(Presença)雜誌的短文中，佩索阿第一次將異名計劃公佈於眾，肯定了自己的寫作是一種“人之戲劇”(Drama em Gente)，並著重澄清異名與筆名或假名之間的不同：“佩索阿的寫作可分為兩種，稱為正名書寫與異名書寫。不能稱之為假名或筆名書寫，因為事實上並不是。筆名是作者以真實自我進行書寫，只有署名不是真的；異名是作者出離自我，是由他創造的另一個完整的個體人格(individualidade)書寫，就像他創作的戲劇中的一個人物在說話。到現在為止，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異名作品共有三個人創作——阿爾伯特·卡埃羅、里卡多·雷耶斯和阿爾瓦羅·德·岡波斯。應該認為這些個體人格是與他們的創造者完全不同的。

根據特蕾莎·麗塔·洛佩斯在 1990 年的研究成果，佩索阿有 72 個異名。後來荷蘭學者米歇艾爾·斯托克將數字增加到 83 個。而按照巴西學者若澤·保羅·卡瓦爾坎迪·菲利奧的寬泛標準，佩索阿共創造了 127 個異名。通過這個“如宇宙般複數”的異名譜系，佩索阿在文學上實現了“人格解體”。

佩索阿出生於 19 世紀末，一如同時代很多處於“世紀病”陰影中的哲學家與文學家，佩索阿也致力於批判社會的病症。通過半異名貝爾納多·索阿雷斯之筆，佩索阿在《不安之書》中描述了時代的焦慮與特徵：“當我所歸屬的那一代出生時，世界已經不再為擁有心與魂的人提供援助。前幾代人摧毀性的工作令這個我們為之降生的世界不再具有將我們安放於宗教秩序之中的安全感，也不再擁有把我們歸併於倫理秩序中的支撐，同時失去了平靜，令我們在政治秩序中無法找到路途。我們於徹底的形而上學焦慮、絕對的道德苦惱與完全的政治不安中降生……但我們父輩的批判主義失敗了，如果說它把成為基督徒的不可能性傳承給我們，但卻並沒有讓我們繼承擁有這種不可能性的滿足感；如果說它傳承給我們對已建立的道德模式的不信任，但並沒有把面對道德模式與人道生存規則的無動於衷傳承給我們；如果說它將政治問題變得不確定，卻沒有在面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讓我們的靈魂變得無動於衷。”^④

佩索阿認為，一神論成為了文明的病徵與墮落的象徵。共和黨人雖然摧毀了天主教形式上的統治，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破壞天主教的信仰，也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與社會建構，因此，西方社會處於迷茫與失敗之中。對此，佩索阿給出了解決方案：世界需要擺脫基督教一神論的控制，建立一種如同希臘羅馬時代奧林匹斯的眾神一般的多神信仰，亦即異教主義(paganismo)。

正因為個人之病與集體之病的相似，作為解決方案的異名主義與異教主義之間形成了相互支撐的關係。無論是個體層面的異名還是集體層面的異教，都是對一元主義的拒斥，這與佩索阿成長的多元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費爾南多·安東尼奧·諾列加·佩索阿 1888 年 6 月 13 日出生於里斯本，這一天是聖安東尼奧日，因此家人將他的第二個名字取為安東尼奧。佩索阿幼年喪父，七歲時隨母親投奔在南非開普敦擔任領事的繼父，在迥異於祖國葡萄牙的文化中長大。他生命中的第一個異名，名叫 Chevalier de Pas(意為“步行的騎士”)，是一個法國人，由此可見，從誕生初期，異名便具有朝向多元與普世開放的特點。佩索阿在南非的愛爾蘭天主教學校接受了維多利亞式的教育。關於自己的成長與教育經歷，佩索阿是這樣講述的：“我的童年與第一青春期，我在英國人的國度裡居住並接受教育。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是我的一切，它傑出而又無所不包，因此，直到今天，我還一讀再讀，仿佛全然記不起來。在我的第二青春期，莎士比亞與彌爾頓控制了我的靈魂，還有他們的那些大小不一的陰影，作為配角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也在其中，我同他的靈感一同

生活。我在里斯本度過了可以稱之為第三青春期的年歲，我在希臘與德國哲學家的氛圍裡生活，還有法國的頹廢詩人，而瑞士的活力與對諾爾道《退化》的閱讀迅速地把他們蕩滌出我的靈魂。”^⑤

可見，英語教育和英國文學在佩索阿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文學生涯早期的絕大部分詩作、後期的一部分詩作以及相當多的隨筆是用英語寫成。“重返里斯本”之後，古典文學與包括葡萄牙文學在內的歐洲大陸文學才陸續進入他的閱讀視野中。因此，為了理解“異名譜系”與“異教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進入以葡語進行創作的三個主要異名之前，需要先行考察一個嵌入其英語教育與南非成長背景裡的“個體人格”——亞歷山大·瑟琦 (Alexandre Search)。

亞歷山大·瑟琦擁有希臘人的名字與英國人的姓氏，是一個英語詩人。作為佩索阿第一個重要的“個體人格”，認領了佩索阿青少年時期(1903年~1910年)在南非寫下的所有詩作。佩索阿用英語寫下了他的生平：“1888年6月13日出生於里斯本。任務：其他三人無法寫下的一切作品。”佩索阿讓亞歷山大·瑟琦與他自己擁有同樣的生辰與出生地，從而故意抹殺了文學人格與其創造者之間的界限，因此，可以認為，瑟琦代表了他的“英倫自我”與文學準備期。學者伊薇特·森特諾 (Y.K. Centeno) 認為，亞歷山大·瑟琦的地位是“前異名”(pre-heterónimo)，他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學“個體人格”，而是成為了諸異名不同世界觀的先行者與宣告者，以此構成佩索阿獨特的“人之戲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⑥在署名為亞歷山大·瑟琦的早期詩歌實踐中，佩索阿形而上學思想及其他體現在成熟作品的思想已經有所顯露，其中也包括對神的態度。佩索阿安排了亞歷山大·瑟琦的早死，並以一首悼亡詩為這位英語作家蓋棺定論：

這裡長眠著 A.S
為眾神與眾人拋棄
被自然殘酷地嘲笑；
他不信教會，也不信國家，
他不信神、愛，男人與女人
也不信此處的人間，彼處的天國……

他死於二十出頭
他死時只確信一件事：
人、神與自然都該去死！

這首悼亡詩裡凸顯了佩索阿將亞歷山大·瑟琦安排為前異名的動機與目的。必須有一個原型人格，先於諸多異名，顯示出不信人、神與自然的懷疑主義態度。通過亞歷山大·瑟琦的死亡，佩索阿埋葬了自己的“英倫自我”，進入“我的祖國是葡萄牙語”階段，決定放棄成為英語詩人的初衷，只以葡萄牙語創作。瑟琦的死去，標志著葡語異名時代的來臨，也標志著原型人格的分裂，更多更強大的不信神者由此誕生。

佩索阿發起的“葡萄牙新異教主義運動”的主要承擔者為阿爾伯特·卡埃羅、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里卡多·雷耶斯、費爾南多·佩索阿與安東尼奧·莫拉，同時，諸異名的性情與任務也在參與異教的構建中再一次強化與凸顯。

在《回憶我的導師卡埃羅》這篇文章中，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闡釋了異名之間的關係以及異名與異教的關係：“我的導師卡埃羅並非異教徒；他是異教本身。里卡多·雷耶斯是異教徒，安東尼奧·莫拉也是異教徒，至於費爾南多·佩索阿，倘若不是內心如同一團亂麻，也會是異教徒。然

而,里卡多·雷耶斯是性格上的異教徒,安東尼奧·莫拉是智識上的異教徒,我是反叛上的異教徒,亦即脾氣上的。卡埃羅身上沒有對異教的解釋:有的只是同質。”^⑦

在“新異教主義運動”之中,異名者阿爾伯特·卡埃羅、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里卡多·雷耶斯與正名者費爾南多·佩索阿,構成了一個四邊形,每個人代表了一個面向,從而凸顯出單數的基督與複數的諸神之間的矛盾。阿爾伯特·卡埃羅堅持部分,拒絕整體,是異教主義的核心。圍繞著卡埃羅,他的“門徒”沿著不同的軌道發展了異教主義。與“自然詩人”阿爾伯特·卡埃羅相對的是正名者費爾南多·佩索阿。佩索阿相信天主教,但他的方向是融合了其他教派精神的神秘主義,從而構成了異教中的“異端”。阿爾瓦羅·岡波斯是亞歷山大·瑟琦所代表的英倫精神的繼承者。他是一個葡萄牙人,但是在英國格拉斯哥留學,諳熟新科技與現代的一切,喜愛遊歷四方。通過惠特曼式的頌詩,岡波斯從現代主義這個方向發展了異教主義。與岡波斯相對的是里卡多·雷耶斯,作為古典學者,他承襲了亞歷山大·瑟琦名字中的古典象徵意義,通過回返諸神並立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發展了異教主義。雷耶斯曾寫下詩句,表明對於基督的態度:“你,基督,我並不恨你,也並非不喜歡你/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更古老的神祇。”正如詩句所示,雷耶斯的任務是要調和基督教與異教之間的矛盾。哲學家安東尼奧·莫拉作為《眾神的回歸》^⑧的作者,探討了異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說明了異教的本質及形而上學、倫理、美學與政治,為異教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安東尼奧·莫拉代表著一條曲線,在他的參與下,異名系統才能最終“化方為圓”,成就“異教主義”最終的圓滿。

二、《守羊人》、異教重建與絕對客觀

無論在異名譜系還是異教主義運動中,阿爾伯特·卡埃羅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他是諸多異名的“導師”,和其他異名相比,以作品完整度而論,作為“導師”的阿爾伯特·卡埃羅是佩索阿思考得最為完善的一個異名。佩索阿交代了他的生與死,擁有完整的詩作,甚至安排了在他死後詩作集結出版,這個任務由里卡多·雷耶斯承擔,並為詩集撰寫序言。

阿爾伯特·卡埃羅的誕生直接關涉著“異名譜系”的誕生。在1935年1月13日寄給阿多夫·卡薩伊斯·蒙特羅的信中,佩索阿陳述了“異名”產生的過程。他想捉弄一下薩-卡內羅(Mário de Sá-Caneiro, 1890~1916),^⑨因此決定創造一位性格複雜的田園詩人,就在他覺得難度太大準備放棄的一刻,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那是1914年3月8日——我走近一張高台,拿過一張紙,開始寫,我是站著寫的,只要有可能,我總這樣寫。在一種我無法定義的狂喜狀態裡,我一下子寫出三十多首詩,那一天是我生命裡勝利的日子,我再也沒這樣過。我起了個題目:《守羊人》,接下來,某個人在我體內出現了,後來,他有了個名字:阿爾伯特·卡埃羅。請原諒我說出這麼荒唐的話:在我的體內誕生了我的導師……阿爾伯特·卡埃羅就此顯形,隨後,出於本能與潛意識,我為他找到了一些門徒,就這樣,我創造了一個不存在的團夥。”^⑩

這是佩索阿從“神啟”的角度,為異名的誕生提供的又一個解釋。儘管後來的研究者通過手稿分析,證明這個場景並沒有真實發生,而只是佩索阿自我神秘化的方式,但是,這一段書信無疑證明了《守羊人》在整個異名譜系中首要與發端的地位。《守羊人》標志著卡埃羅的誕生,隨後,其他異名與他相遇、交談、接受教育,並寫出了相應的代表作,從而獲得了真正的生命。正名者佩索阿在同一天稍後寫出了組詩《斜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個“勝利的日子”之後,阿爾瓦羅·德·岡波斯寫出了《勝利頌》,一首具有強烈現代主義風格的頌詩,與前期以頹廢主義為特徵《煙草店》和《鴉片》風格上全然迥異;里卡多·雷耶斯之前並不寫詩,在遇到導師卡埃羅之後,才開始了詩歌

創作。

佩索阿的這番精心安排不禁引起了讀者的好奇。阿爾伯特·卡埃羅到底有什麼稟賦，竟然可以在異名譜系與異教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序言中，里卡多·雷耶斯對自己的導師不吝讚美：“卡埃羅的作品代表著異教在絕對本質意義上的完整重建，希臘人或是羅馬人都不曾做到，因為他們生活於異教之中而無需去思考它。卡埃羅的作品與異教並非思考得來，甚至不是感覺出來的，而是在與我們身上的那些比感覺或理性更深刻的一切共處中生活出來的。”^⑩異教重建是卡埃羅最為重要的任務。首先，需要對基督教文明進行徹底的清算。反天主教精神是佩索阿從其言稱的“父輩”——共和黨人——那裡繼承的政治遺產。葡萄牙的共和黨人具有強烈的反教權思想。1910年，葡萄牙末代國王曼努埃爾二世退位，成立共和國，共和黨人組建政府，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共和黨人通過政教分離、貶抑教會等方式破壞了天主教在塵世的統治，但是並沒有揭露基督宗教根本性的墮落實質，因此，也無法擁有令人滿意的社會建構。這種只有摧毀卻沒有建構的惡果延時地反映在佩索阿的時代，因此，在診斷時代病症時，佩索阿才會說出：“我們的父輩心花怒放地摧毀，因為他們生活的時代對於過去依然有堅固的反射。正是他們摧毀的一切給予社會以力量，讓他們盡情摧毀而且沒有感覺到大廈的傾覆。我們繼承了摧毀及其結果。”作為後果的承受者，佩索阿需要完成父輩們沒有完成的事：第一，揭露基督教的墮落實質；第二，形成積極的社會文化建構，對於佩索阿，即為“異教重建”。佩索阿的辯思路徑如下：無需通過事實來揭發基督教的墮落，因為它就是“墮落”本身，因為“基督教誕生於羅馬帝國衰落時期”。天主教是所有的基督宗教中最為卑劣的一種，新教比天主教要少一些墮落，因為“某種程度上，新教通過潛在的北方異教強加了某種紀律”，因此，既然“基督教是羅馬墮落的宗教”，那麼，“生活在基督教之中的人，依然生活在衰落的羅馬帝國之中”。之後，佩索阿消解了基督教的獨立性，把基督教併入了異教之中，將其視為希臘羅馬異教的墮落延伸，而不是一種宗教，這樣，“異教重建”的必要性與必需性便顯現了出來：“為什麼要進行異教重建？一切取決於我們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種宗教，還是把它看成希臘羅馬異教的墮落延伸。如果它是獨立的宗教，那麼異教重建則毫無用處，只是在歷史之牆上張貼了一張抗議野蠻的勝者的檄文。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墮落，那麼異教的重建將會激活潛在異教那垂死的身軀。”^⑪

其次，異教重建還需要神話的介入。如若沒有神話，就不會有宗教，異教重建也不可能成功。佩索阿認為：“基督教本質上是教條主義，因為它有既定的原則，在其偏狹的限制下，信徒不得不遵從。異教則不是這樣。它想象性的創造活動不會感到束縛。它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神話，如果它真的是美的或者暗示的(?)，它將進入到宗教中。而在基督教中，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與生命的人性通聯。天主教有編造瑪麗亞在人前顯靈的自由，但是對人的美德卻有著嚴格的規定。神話(Mito)這個詞有兩個向度。有些神話作為歷史講出，而有些神話作為神話講出。因此，異教徒是其神祇的自覺的創造者，而基督教徒沒有這種自覺，也無意於此。”^⑫阿爾伯特·卡埃羅作為異教的正統，他必須恢復神話詩學的功能，以此讓基督教化的奧林匹斯重新變成異教。《守羊人》正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詩學實踐。在第八首中，卡埃羅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聖嬰基督神話，消解了舊的基督教三位一體，建立了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

儘管《守羊人》這個名字仿佛暗示著返回西方世界久遠的牧人詩傳統，但真正的實現路徑是通過現代主義。在《守羊人》的最前面有一個獻辭，指明將詩集獻給色薩里奧·維爾德。色薩里奧·維爾德致力於從日常的角度寫作現實主義詩歌，作品亦帶有強烈的象徵主義特徵，因此，成為了葡

萄牙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者。他從兩個方面啟發了阿爾伯特·卡埃羅的詩學視角轉變：第一，回到自然。色薩里奧·維爾德一方面在城市中的五金店工作，一方面忙碌於鄉下農場中的水果生意。在他的筆下，城市與鄉村呈現出二元對立的關係：現代化的城市是惡與墮落的象徵，而鄉村與自然則是天真與純潔的象徵，意味著對於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所引發的疾病的超越。作為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的人物設定直接參考了色薩里奧·維爾德，二者顯示出某種相似之處。卡埃羅是里巴特如的農民，長期生活在鄉下，幾乎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在文化和美學水平上都和他的創造者相距甚遠，因此，他才有可能躲開文明的“污染”，在與自然的共存中，成為與“異教同質”的導師。通過卡埃羅，深受城市文明影響的佩索阿達到了“人格分解”的最高境界。

第二，採取一種絕對客觀的觀看態度。卡埃羅成為異教奠基人的方式，不僅在於回到自然並謳歌自然，而且在於體察方式的變化：採取觀看的方式，只是感覺，而不思考，甚至不去感覺。這種視角變化同樣是從色薩里奧·維爾德那裡繼承的。在其代表作《一個西方人的感受》中，一個純粹的客觀觀察者第一次成為了詩歌的抒情主體。在《守羊人》的第三首中，卡埃羅清楚地表明了對色薩里奧·維爾德的理解與對其視角的欣賞：“我真為他難過！他是農夫，/卻被城市囚禁於自由裡。/而他觀看這些房子的方式，/他注視這些道路的方式，/屬於會觀看樹木的人，/屬於低頭注視走過的道路，/凝望田野上的花朵的人。”^⑭卡埃羅在手稿中用鉛筆添加上了最後兩行：“他就是這樣，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從這裡出發。”從絕對客觀的視角出發，卡埃羅重新定義了觀看與思考之間的關係，並將之擴展為一種創世紀與世界觀：“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雛菊，/因為我看到了它。但我不去思考它，因為思考是不理解……/創造世界不是為了讓我們思考它/(思考是眼睛害了病)/而是讓我們注視它，然後認同。”^⑮佩索阿認為，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基督教統治後，人類再也不能輕易地返回眾神居住的世界，因為單一神祇的基督宗教造成了西方人思想意識的絕對理性化。因此，為了重新建立神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要返回一種使多神的存在成為可能的本質。“重建異教，作為第一個智識的行動，是讓希臘人與羅馬人純粹的客觀主義重生”，^⑯這是卡埃羅最重要的任務。《守羊人》成為了這種絕對客觀主義的具體詩化結果。跟從導師卡埃羅，佩索阿與外在世界發生關係的方式完全不同了，從而將加在城市的文明人身上的歷史和文化的重負降到了最低。

三、解讀《守羊人》第八首

《守羊人》第八首發表於《在場》雜誌 1931 年 1~2 月期，是一首自由體長詩，共 162 行，以曲線分成四部分。^⑰這首詩是佩索阿神話詩學的具體實現，集聚了“異教重建”最重要的三個元素：回到自然、絕對客觀與瀆神。佩索阿自稱，“我於坐立不安與極大的反感中寫下了《守羊人》第八首，那裡有幼稚的瀆神與絕對的反唯靈論。我本人既不瀆神也不是反唯靈論者。然而卡埃羅是”。^⑱

在這首詩中，“絕對的反唯靈論”的第一個突出表現是感覺主義。這是一首感覺主義的傑作。感覺主義是佩索阿創造的最後一個具有統合特徵的詩學“主義”，佩索阿希望通過它統合所有的對立面。對“感覺主義”最好的概述是阿爾瓦羅·德·岡波斯的這行詩句：“通過一切方法來感覺一切，成為所有事，成為所有人。”^⑲在《守羊人》第八首中，“感覺”並不僅作為書寫的內容存在，而且構成了一種外在形式，形成對讀者的要求。詩作從第一個詩行開始，便以各種方式邀請讀者進入到感覺之中：“春末的一個中午，/我做了一個照片般的夢。/我看到基督來到人間”。“春末”與“中午”呈現出一個明澈而怡人的時間，非常適合抒情主體進入自然之中。“照片”這個詞引導讀者進入了一個視覺的文本，進入到佩索阿創造的感覺世界之中。從“我看到基督來到人世間”開始，佩

索阿—卡埃羅開始了神話的建構，並讓讀者成為了見證。跟隨抒情主體的注視，讀者全程觀看了基督的活動：“他沿著山脊走來，／重新變成了孩童，／在青草中奔跑，打滾，／摘下鮮花，然後扔掉，／他的笑，遠遠就能聽到。”通過“山脊”、“青草”與“鮮花”這些詞語，自然的背景功能再一次得到強調。通過孩子的笑聲，聽覺加入到文本之中，與視覺共同強化了感覺。

聖嬰基督具有雙重性，既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個位格，也是一個獨立的人物，擁有符號化的形象與生平，這些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從第四行開始，基督來到了人間，擁有了與正統基督教迥然不同的身世。基督重新變成了孩童，喪失了神性，取得了人性。而且，他擁有真實的形象與動作，也就是說，聖嬰基督被異教化了，並通過接下來的一系列描述，拋棄了所有的基督教特性。

聖嬰基督通過異教化，“從天上逃了出來”，變成了一個和“我們太像了”的人，從而拋棄了“爬上十字架，永遠地赴死”的聖子神格；聖嬰基督“不許有父有母，／就像別的孩子一樣”，由此擯棄了聖父神格；而聖靈成為了“世間唯一的醜陋的鴿子”，呈現了動物化過程，變成了一個形象。一如聖嬰基督，聖靈也被異教化了，這樣，聖靈的格也喪失了。不但基督喪失了所有的神格，作為另外一個基督教信仰的基石的聖母，在卡埃羅的筆下，不要說神格，連女人都不能算，“她是只箱子／把他從天上帶下來”。“天上的花朵、樹木和石塊，／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和諧”，這與佩索阿在《守羊人》組詩中對自然中花朵、樹木、石塊的讚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如色薩里奧·維爾德的“城市”與“鄉村”，在卡埃羅的筆下，“天上”與“自然”也構成了二元對立。“天上”受到了基督教的污染，所以“一切都不和諧”，是無法與“青草”“鮮花”為代表的“自然”相提並論的。同時，通過“花朵”“樹木”與“石塊”，這兩行詩與《守羊人》第五首中的詩句建立了有效的聯繫：“如果上帝是樹，是花，／是山脈，是月亮，是太陽，／我為何要稱他為上帝？／我會稱他為花、樹、山脈、太陽與月亮。”這樣，天上的上帝融入了自然之中，取得了具體的形象，從而完成了異教化，徹底消解了基督教特性。

在聖嬰基督的舊有形象解體之後，在耶穌基督在天國中悲慘的遭遇被揭示之後，他已經不可能再遵從其他人為他安排的既定命運，即“爬上十字架，永遠地赴死，／戴上一頂荊棘的王冠／讓釘子刺穿雙腳與頭顱，／任破布束縛在腰間／就像插圖上的黑人”。詩人為他找到了一條新路：逃向太陽，／沿著攫獲的第一縷陽光下凡。他偷取了三個奇跡，用第三個奇跡創造了十字架上永在的基督，“把他釘在天堂的十字架上，／讓他成為其他人的榜樣”，從而使這個基督之神成為了一位里卡多·雷耶斯頌詩之中的“多餘之神”與“缺乏之神”。²⁰ 基督舊有的形象完全解體，基督神話消亡。而孩子用第二個奇跡“創造了自己，永遠的人，一個孩子”，從此，一個新的神話形象具有了創建的可能。

在之後的詩行中，一方面，佩索阿—卡埃羅開始創造新的聖嬰的神話；另一方面，繼續摧毀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神話。新的聖嬰基督是個“喜歡笑的孩子，漂亮且自然”，而且是一位教導者，“他教會了我一切。／他教會我去觀看事物。／他指點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讓我看到石頭是多麼的有趣，／人們要把它拿到手中，／慢慢地端詳。”阿爾瓦羅·德·岡波斯在《回憶我的導師卡埃羅》中，講述了幾個學徒與導師之間，針對“石頭”所展開的哲學辯論。不同的人對“石頭”的哲學性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石頭”的實體中，蘊含著無限與多元，象徵著包納一切的宇宙。必須將石頭拿在手中仔細觀看，而不去思考它，通過這個行為，佩索阿—卡埃羅再一次強調了絕對客觀的重要意義。而且，這些行為都以具體事物為依憑，是對教條的基督教的反對。

從第4行到第63行，基督／孩子都沒有發出聲音，沒有言語，只有行動，這一切都是詩人自己的客觀觀看。因為“我”實際上在“做夢”，抒情主體可以升天入地看到一切的全能行為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這一切都是孩子的教導，以此，詩人將自身變成了絕對客觀的等價物。

從 64 行到第二條曲線之前的 82 行，孩子成為了一個訴說者，開始主動講述天堂中的種種不堪。神聖家庭絲毫不神聖，而是如同人間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一般無聊。上帝是粗魯的人，又蠢又病，“總往地上吐痰，/還愛說下流話”。聖母沒有任何高尚的愛好，“織毛線消磨永恒的下午”。聖靈不只是一只愚蠢的動物，而且還不講衛生，“用它的喙又抓又撓，/它停棲在搖椅，弄污了線團”。這一切如此荒唐，與普通人接受的基督教教義相距甚遠，但因為孩子的主動講述，這一切成為了他的親身經歷，讀者無法不相信天堂中竟是如此地醜陋。

孩子告訴詩人，“天堂的一切如教堂一般愚蠢”，將天堂貶抑到了塵世。接著，孩子以直接的方式發出了終極質疑，他懷疑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上帝一點也不明白/他所創造的事物——/真的是他創造的？我真懷疑——。”孩子舉出萬物（自然）的例子，戳破了上帝的謊言：萬物並不稱頌上帝的光榮，因為它什麼歌都沒有唱。如果他們唱了，就是歌手，而不是萬物了。自然並不因為上帝而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通過這種絕對客觀的精神，上帝的造物主地位遭到了否定，自然的地位獲得了提升。

“後來，說上帝的壞話累到了，/聖嬰耶穌在我的臂彎裡睡著了，/我抱著他，回到了家。”男子懷抱嬰孩的場景，不禁讓人聯想起天主教的聖安東尼奧形象。聯想到詩人佩索阿出生於聖安東尼奧日，而且因此取名安東尼奧，詩歌的第一句“春末的一個中午，/我做了一個照片般的夢”便突然獲得了意義。這是一個悠遠的天主教神話。聖安東尼奧在睡夢中遭遇耶穌基督，並蒙受神啟。此刻，一個新的神話構成：詩人費爾南多·安東尼奧化身為聖安東尼奧，但這並不是基督教的聖安東尼奧，而是異教的，因為他在夢中與異教化的聖嬰基督相遇，並被他啟示，這就是：“他教會了我一切。/他教會我去觀看事物。/他指點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讓我看到石頭是多麼的有趣，/人們要把它拿在手中，/慢慢地端詳。”這樣，繼以瀆神為己任的聖嬰基督之後，詩人，絕對客觀視角的代言人，也獲得了異教的神格。

至此，舊有的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被破壞殆盡，嶄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呼之欲出。從第二個曲線開始，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召喚出第三個位格，完成異教的三位一體。孩子與他共同居住在山腰，這是一種共融（comunhão）。此處，佩索阿—卡埃羅揭示了三位一體的構成：他（孩子）是人，是自然，也是神。真正的聖嬰基督具有神、人與自然三個位格。在這一段中，抒情主體說出“這個如人也如神的孩子/就是我詩人普通的一日，/因為他與我在一起，而我永遠是個詩人”，最終表明了自己的詩人身份，神話詩學的構建就此成為既成的事實。

在讀到“新生的孩子與我同住，他一只手伸向我，另一只手伸向全部的存在，/這樣，我們三人沿著路走，/跳著，唱著，笑著”之時，新的三位一體擺脫了抽象，獲得了具體的形象，由自然、異教之神與代表絕對客觀的詩人組成。這便是異教的核心。此時，異教的重建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按照異教的傳統，尚需一個啟引儀式（iniciação），才能最終成功。所以，詩人（我）“哄他入睡。/我抱著他，走進房間，/我哄著他，慢慢地脫掉他的衣服/就像遵循一種潔淨與母性的儀式/直到他赤身裸體”。經過這個儀式，異教重建全部完成。

至此，卡埃羅與前異名亞歷山大·瑟琦的不同逐漸凸顯出來。亞歷山大·瑟琦不相信任何事物，為眾神、眾人和自然拋棄。作為前異名，他必須死去。新異教的核心與領袖將由卡埃羅，這個成功統合了人、神與自由，構建了新的三位一體的詩人來承擔。

在最後，一如亞歷山大·瑟琦，佩索阿—卡埃羅也談到了自己的死亡。卡埃羅要求孩子複製啟引儀式，就像他曾經對孩子做過的那樣：“孩子，當我死了，讓我變成孩子，最小的人。/把我擁入你

的懷抱/帶我回到你的家。/脫掉我疲憊的人的存在/把我放在你的床上。”通過交換與啟引儀式，詩人取得了與異教的聖嬰基督同樣的神格，也成為了異教之神。當詩人揭示出這其實並非是死亡，而是重生之時，可以自然地聯想到了里卡多·雷耶斯在詩集序言結尾處的大聲吶喊：“偉大的潘神復活了。”卡埃羅以共融的方式，從聖嬰基督那裡接受了以死亡實現救贖的命運，以自身的死亡，成就了潘神的復活，宣告了基督教時代的結束與一個絕對客觀的嶄新時代的到來。

①葡萄牙詩人、文學評論家與小說家。蒙特羅與佩索阿之間一共有 12 封通信，這封日期為 1935 年 1 月 13 日的信最為重要。

②⑩Fernando Pessoa: *Escritos Íntimos, Cartas e Páginas Autobiográficas*, (Introdução, organização e notas de António Quadros), Lisboa: Publ. Europa- América, 1986, p.199, p.199.

③⑤⑦Fernando Pessoa: *Textos de Crítica e de Intervenção*, Lisboa: Ática, 1980, p.211, p.189, p.267.

④Fernando Pessoa: *Livro do Desassossego* por Bernardo Soares, vol.I, (Recolha e transcrição dos textos de Maria Aliete Galhoz e Teresa Sobral Cunha. Prefácio e Organização de Jacinto do Prado Coelho), Lisboa: Ática, 1982.p.195.

⑥Centeno Yvete K., “Bilinguismo e Criatividade. 《A minha pátria é a língua portuguesa》”, in. Y.K. Centeno, *Fernando Pessoa: Os Trezentos e outros Ensaio*s, Lisboa: Presença, 1988.

⑧關於 António Mora, 這裡根據是佩索阿信件中的陳述。實際上佩索阿非常猶豫是否讓 António Mora 真正誕生，所以《眾神的回歸》有的時候，署名是 Ricardo Reis, 在而佩索阿聲稱的完全屬於 António Mora 的獨著，他並沒有給他寫出來。

⑨葡萄牙詩人，佩索阿密友，與佩索阿一同創辦《俄爾甫斯》雜誌，短暫的一生中寫下大量的詩歌與評論，與佩索阿同為葡萄牙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

⑪⑭⑮費爾南多·佩索阿：《阿爾伯特·卡埃羅》，閔雪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2、10、8 頁。

⑫⑯⑰Fernando Pessoa: *Páginas Íntimas e de Auto-Interpretação*, (Textos estabelecidos e prefaciados por Georg Rudolf Lind e Jacinto do Prado Coelho), Lisboa: Ática, 1996, p.249, p.234, p.106.

⑬Fernando Pessoa: *Textos Filosóficos*, Vol. I, Fernando Pessoa, (Estabelecidos e prefaciados por António de Pina Coelho), Lisboa: Ática, 1968 (imp. 1993), p.141.

⑱本文詩歌譯文皆出自《阿爾伯特·卡埃羅》(閔雪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21~32 頁。

⑲Fernando Pessoa: 《Passagem das Horas》, Álvaro de Campos- *Livro de Versos*, (Edição crítica. Introdução, transcrição, organização e notas de Teresa Rita Lopes.), Lisboa: Estampa, 1993, p.26b.

⑳出自里卡多·雷耶斯的頌詩《潘神沒有死》，內容如下：悲傷的基督/沒殺別的神/是多餘之神/或缺乏之神。參見閔雪飛：《偉大的潘神復活了——簡論費爾南多·佩索阿及其主要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的創作》，上海：《上海文化》，2013 年第 3 期。

作者簡介：閔雪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